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貞治通鑑綱目

四正十九編

内閣文庫
書號 漢 1837
冊數 107（69）
函號 四 6 1

#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九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己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盡丁巳唐文宗開成二年　凡十九年

己亥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

文公未嘗涉獵釋典故所排都不中肯

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衣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



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篇集覽宣政一見馬文昌雜錄曰行於世云今之文德殿唐之宣政殿也是謂正衙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禮賓一設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唐太宗因隋之禮著爲貞觀禮其賓禮四篇謂外國朝貢之禮也賜衣一襲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賜質實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鳳翔襲衣質實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京師注

同上二十五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一統志云宣政殿名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

唐大明宮內殿次北有紫宸蓬萊含元麟德

等殿殿前東西廊有日華月華二門日華門

東有弘文館〔潮州〕古爲閩越之地秦屬南海

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復屬南海郡晉

咸和中屬東安郡義熙末又分立義安郡梁

兼置東陽州後改曰嬴州陳罷州隋廢郡置

潮州治海陽縣大業中復爲義安郡唐武德

中改爲潮州天寶初改爲潮陽郡乾元初復

爲潮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平其地仍

爲潮州隸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潮州路

國朝初改路爲府隸廣東道〔老莊〕注見晉成

帝咸康三年〔法門寺〕注見文宗開成三年



**書法** 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

終綱目書迎佛骨二而凶穢之禍無

不立見者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

年正月以國喪書懿宗十四年正月書迎

佛骨是年七月以國喪書事佛求

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

**發明** 書以宦官爲館驛使書賜六軍辟仗

使印則宦人爲愈盛矣書以皇甫鎛

程异同平章事則宰相非其人矣書以柳

泌刺台州則求仙之志荒矣書遣中使迎

佛骨則惑佛之念盡矣憲宗號爲剛果而

所爲若此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理義以養

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爾未幾金丹燁渴

既不足以享長年之效而身且不保佛亦

無如之何又皆宦人相與爲逆而宰相不能致詰凡此數事末流若此躬自爲之而躬自蹈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

韓愈表諫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端正議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綱目直書貶愈於迎佛骨之下蓋亦表其因是見貶故書之也

##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壍、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耳今軍勢日盛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絶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悶喻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

劉悟以寬惠收望以剛決成事

主德

平盧于唐儼然敵國

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范氏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胡

識得晉公深意

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諫諍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集覽】張暹姓名也暹思廉反文類將順謂裴度之文雖類於將順其美然其實則有匡君之意也胡氏曰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質實】成也【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一統志云陽穀古地名春秋時屬魯僖公時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即此隋置陽穀縣屬濟北郡唐屬濟州天寶後

屬鄆州宋徙治上巡鎮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兗州府〔司空〕謂李師道〔衙枚〕注見秦二世二年〔獻欵〕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露布〕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鄆曹濮〕三州名鄆注見肅宗寶應元年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濮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淄青齊登萊〕五州名淄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盤陽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登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萊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東萊兗海沂密〕四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郯沂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廣德〕代宗年號〔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跋扈〕注



察悟密代悟捷弘正能人

見德宗貞元十五年〔蔡鄆〕二州名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鄆注見前蓋指吳元濟、李師道言也、

## 以劉悟爲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曰、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爲、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雜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密表以聞、上乃以悟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悟辟李公度李存郭昕賈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及將移鎮、昕存

好人伺察者必近在肘腋

謀曰、文會佞人、敗亂一道、滅李司空之族、不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爲悟帖、遣使斬之、比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禁易弛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戰、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鄜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集覽】截陵戰十一年盜斷陵門戰四十七枝【質實】義成節度



藩鎮柄兵時已極重難挽不藉橫海以圖各鎮唐之失策也賢

注見懿宗咸通十年三齊張九韶曰東齊北濟膠東是謂之三齊偶語注見代宗大曆十一年潼關注見漢憲帝建安十六年蒲津關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

##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鄜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

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爲法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綱綱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集覽】〔中葉〕謂中代之主〔鎮兵〕方鎮之兵也、兵志曰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

【質實】〔橫海節度〕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德棣景〕三州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景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藩籬〕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藩屏

【發明】自秦人郡縣天下、後世因之、舉四海之大、其權悉制於天子、太宗造唐、蓋嘗欲講封建而卒不行、然自中世以後、遂有藩鎮之禍、肅代德順、旰食不支、至元和號爲中興、亦且因仍不改、故未幾兩河復失、夫懲沸羹者吹冷虀、方是之時、幸而威令復振、則當隨宜區畫、漸復舊制、使方鎮之權、日以消弭而不自知、凡天下幾郡、其隸方鎮者有幾、從其易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或召入輔政、或封以爵邑、其

諸賢濟濟何不聞以此策進者

士氣

未可行者。姑少緩之則不出十年。天下無復股肱之勢。而指臂運矣。夫何唐人念不及此、徒能因事支柱、苟偷目前、故雖暫定一時、而禍亂繼作、其後卒以此云、豈不深可痛哉、綱目書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其實止行於橫海一鎮而已、有是文而無是實、蓋惜之也、

## 程异卒○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史館脩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遷、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武儒衡太原人元衡從弟李翺趙郡人冲十世孫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骨鯁



質實（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國勢

弘後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藩鎮之富敵國矣

注見漢王邦三年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質實 宣武節度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汴〕州名注同上年大梁

羣臣請上尊號○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考異 據龍德元年書成德將張文禮弑其節度使天祐五年書淮西張顥徐溫弑其節度使則此當書弑其觀察使

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爲治、盛夏嘗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

書法 書役卒何微也微也何以名爲刺史書也以主帥而役卒之賤得以殺之則不綱甚矣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又進

賀禮　質實　淮西軍名注見元和十年

書法　書病唐也、德宗之病三、一姑息藩鎮、二寵任宦官、三聚斂貨財、憲宗有二焉、

發明　富有四海、謂之天子、則四海之內、皆天子之財也、自後世置私藏、於是姦臣有剝下奉上以求媚者、然藩方郡國、或興利以求贏、或漁民而巧取、其財猶有自來、至於宦者供灑掃之役、今雖使之典領禁兵、亦不過仰給公上而已、安得復有餘財以供進奉者哉、左右軍中尉、非能神運鬼輸、則其錢何從而得、憲宗受其所獻、獨不能少加思慮、推原其所自乎、由其心蔽於好貨、故雖曉然明白之理、亦不能察、綱曰、於郡縣貢獻之中、獨揭出中尉書之、所以譏其貪惑迷謬、受欺而不自知、爲後戒也、其旨微矣

##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爲相、

質實　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 節度使。

## 八月以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爲宣武

鍔在政府專事聚斂故渤言之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鍔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質實】〔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質實】〔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上待之甚厚、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質實】〔東許〕二州名注見德宗貞元二年〔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以王弁爲開州刺史誘誅之**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導從、加以杻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引棣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

雖有定變之才莫逃濫誅之罪

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司馬公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得間則更相魚肉。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狥近



進

功。不敦大信故也。

【集覽】〔王常侍〕謂王遂

【質實】〔開州〕注見順宗永貞元年〔東市〕注見晉元帝大興元年〔曹華〕宋州楚丘人

【書法】憲宗之篇嘗書誘執盧從史矣於是復見譏也長沙王誘誅英布則予其功此其爲譏何一役卒耳上以重爵誘而誅之不刑甚矣終綱目書誘殺九誘誅二詳漢高帝十二年

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

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

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質實物故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考證十月上漏冬字提要有冬字討當作擊

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牾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陽旻、欲徼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戡慶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



聽、大發江淮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戡所部晏然。集覽蠻酋蠻酋魁帥之稱桂管秦桂林郡唐置桂管管、猶府也、今廣西靖江府是、容管漢合浦郡唐置容管今廣西是質實桂州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容州名注見代宗大曆六年徼倖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安南府名注見宣宗太中二年

吐蕃圍鹽州考異圍當作寇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

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質〕

〔鹽州〕注見德宗貞元三年〔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朔方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 貶裴潾爲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



詆詞方士大快人意

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豈肯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今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可辨矣。上怒、貶潾〔賀賓〕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浙東觀察使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方士〕注見元和六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直斥皇甫氣節凜然

## 崔羣罷爲湖南觀察使

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聞、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爲然罷羣、於是中外切齒於鎛

質實

〔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李光顏〕京兆人〔流言〕注見漢元帝初元五年

## 以狄兼謩爲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謩才行、擢左拾遺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

令狐敢干侮上

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集覽】〔平一〕武儒衡曾祖名

【質實】〔狄兼謩〕太原人〔明辟〕注見漢孺子嬰初元元年

庚子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考異】上當作帝按分註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太和九年書陳弘志伏誅、分註討元和之亂、又據唐書舊紀云內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陳弘志等弑、逆內官祕之、但云藥發暴崩、則此當書內常侍陳弘志弑帝于中和殿、以爲寵任宦官者之戒。竊考晉張貴人因孝武醉寢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遂不推問、綱目書貴人張氏弑帝、且漢平隋文、史皆書崩、綱目書莽廣弑逆、然則憲宗書崩、乃錄史舊文而非定本也、尹氏發明謂特書暴崩、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疑非朱子之意、且與前後書法皆不相侔、

【考證】當作太子恒即位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

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璀及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然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葢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爲弒、則何疑哉、

**質實** 澧王惲澧州名注見高宗上元二年惲憲宗之子

**書法** 弒也曷爲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誅、而卽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弒何別焉、崩而書地異其文所以異其事也是故書暴崩以著君臣之失、書伏誅以正弘志之罪文宗太和八年合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眞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葢帝有二病、一任宦閹、二好進奉、綱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譏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發明** 憲宗之終、唐史書陳弘志等反、與中宗馬秦客敬宗劉克明之事無異、而王守澄傳又載其與陳弘志弒憲宗、則是弒逆明矣、至范祖禹亦正名其弒、今分注

詳載于下者是也、惟通鑑書爲暴崩、然且謂時人皆言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則其事無可疑者、胡爲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憲宗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果以藥發、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入視太行之狀爲何、若推問左右藥發之由、則是眞僞瞭然在目、而逆賊得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羣閹所爲、果何謂耶、且天子乃天下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也、以天子罹禍尚莫能明則天下事變更有大於此者乎、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爲無臣子、穆宗位居冢嫡是時春秋已二十有六、宰臣乃皇甫鎛令狐楚輩綱目特書暴崩者、一以著



大臣不能究詰之罪、一以著嗣君不能討賊之罪、所以深誅唐之臣子爲失職耳、夫以弒逆在他人而誅責在臣子則天下其有不討賊者乎、逆賊其有容足之地者乎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 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輟西宮朝臨、集群臣於月華門外、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宰官救之、得免質實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月

華門注見元和十四年宣政殿
市井注見宋孝武孝建元年

##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爲循州司馬

祖天福七年司馬官名注見晉高
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書法 泌方士也綱目抑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繫道古於泌之下所以示臣子之道而戒詭遇也終綱目方士書誅七

新垣平少翁欒大潘誕柳泌趙歸眞李玄伯

## ○以薛放爲工部侍郎丁公著爲給事中

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爲相二人固辭質實

薛放河東寶鼎人戎之弟丁公著蘇州吳縣人

## 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

后郭曖之女也爲廣陵王妃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爲后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爲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彊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而終身不立后者也憲宗身位冢嗣

娶汾陽愛孫、正孰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弒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集覽 郭曖華州鄭縣人子儀第六子汾陽謂郭子儀

書法 有書立貴妃某氏爲皇后矣未有爲皇太后者也有書立貴妃者也此帝母也書不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正坤闈之失也貴妃爲皇太后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上與羣臣皆釋服 考異 上亦當作帝

書法 特筆也自漢文遺詔短喪、滔滔者皆是也、不書書此何、譏穆宗之君臣也、君弑賊不討、而視如常時、踰月皆釋服、又且因肆赦而盛陳倡戲焉、人倫滅矣、故特書上與群臣釋服、兩責之也、自此二月書赦天下、八月書浚魚藻池、九月書大宴、十月書幸華清、重譏之也、

發明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變古、以日易月、然而後世之君、亦有於宮中自終其禮者、今憲宗之禍、穆宗既不能爲之討賊、而又遽爾釋服、其薄於大倫甚矣、故綱目特筆於是月書之、所以深罪當時君臣而貶之也、不然、他時釋服未有書、而此

憲宗崩未踰月遊戲若不皇者主德何在然不得不歸罪于憲宗之失教

獨書何哉、

○二月赦天下

上御樓肆赦、事畢、命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如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李絳白居易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若憲宗知周公傅成



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則豈不爲賢主乎、不能如是、是以一日踐祚、失道至此、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爲急、而其言曰、人主就學、非止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質實　倡優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楊虞卿弘農人寧之子、御史官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衡山縣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七年

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質實　柳公權華原人公綽之弟

書法　侍書學士未有書者、書公權何、嘉筆諫也、

## 夏五月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卽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坐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一





十七年

書法　知制誥不書、嘗書蘇源明矣、於是復見、其復見何、病之也、曷爲病之、前書貶元稹爲江陵士曹、官官也、此書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官官也、前以忤宦官用、一元稹也、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

## 六月葬景陵

質實　一統志云景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南三十里金幟山○

## 以崔羣爲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質實】〔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爲孝矣、

【書法】居者何順辭也徙辭有二書徙某太后者逆辭也書徙太后居者順辭也終綱目書太后徙居二崇德氏典慶蕭氏書太后歸某宮一漢上官氏書太后居某宮一郭氏書太后遷居某宮一漢隱太后皆順辭也

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質實】〔天平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令狐楚罷

楚爲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千五萬爲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質實】一統志云〔魚藻池〕在西安府唐禁苑中穆宗嘗發神策軍浚此池

○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

不納珏諫唐穆眞無人心者矣

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憫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憫、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集覽】〔公除〕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李珏〕姓名也珏與



瑴同音角〔易月之期〕漢文帝遺詔令百官短喪以日易月〔優雜子女〕記樂記篇及優侏儒優襍子女不知父子注優倡也侏儒短小人也優獮猴也音乃刀反與猱同如猱之雜戲也淫亂男女之尊卑也

【質實】〔重陽〕節名魏文帝書歲往月來忽逢九月九日蓋九爲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曰重陽〔鄭覃〕鄭州人珣瑜之子〔崔郾〕貝州武城人邠之弟〔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綱目書宴於是十有六矣詳漢高帝五年未有書大者此其書大何譏唐人也君弒賊不討未十月而大宴綱目所深罪也故操卒未半年而曹丕饗士、則書

大、憲弒未十月、而穆宗設宴、則書大、
皆罪其無父也舍是無書大宴者矣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譁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貲以散家財斬李寂一意

歸順承元眞忠臣

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集覽 聽事注見晉愍帝建興二年 不受命先是河朔諸鎮不受更代擅以其子弟傳襲邀命於朝遂爲故事 質實 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忠烈王、王承宗卒謚忠烈王、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青法 承元請帥也田興請吏書請吏此則昌爲不書不必書也田興請吏詔就

命之不書請吏則與代德之姑息何異書之所以著田興恭順之節憲宗應接之宜也今以承元爲義成而承詔則承元之節著矣不書可也

##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宇謙爲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爲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質實）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邠寧）道名注見漢



桓帝延熹五年　豳州（洶洶）注見中宗嗣聖二十年

## 幸華清宮（考異）

幸上漏帝字（考證）幸當作如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師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集覽）華清宮唐之湯沐之宮也玄宗天寶六載始建敕賜名華清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複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駙馬）國之壻也漢武帝初置駙馬都尉掌駕馬至晉尚公主者並加之（中尉）（質實）華清宮注按漢百官表中尉掌徼循京師

見玄宗天寶七載〔兩省〕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延英門〕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延英殿〔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石門扈從

書法　玄宗之末三書幸華清宮矣自後未有書者於是復書穆宗可謂忘其親矣後此太后書幸宗書幸溫湯帝啟之也華清敬

發明　既書釋服又書賜赦又書渡池又書大宴至是又書幸華清宮極矣穆宗縱情忘禮天理既滅雖欲久於其位尚可得乎

## 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

時黃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旁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徼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

邊釁未有不開于主帥者又公此言洞悉邊情

質實　一統志云邕管邕州名周爲百粵之地秦并南粵爲桂林郡地漢爲鬱林郡之領方縣地晉分置晉興郡隋平陳廢

郡爲縣屬簡州後改曰宣化縣屬欝林郡唐初於縣置南晉州貞觀中改爲邕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爲朗寧郡乾元初復爲邕州後置建武軍節度宋初仍爲邕州隸廣南西路大觀初改軍名永寧元至元中改置邕州路泰定初改爲南寧路　國朝初改路爲府隸廣西道

辛丑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

均定兩稅○蕭俛罷能

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

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汗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　質實　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王播　太原人　台司　注見隋恭帝皇

泰元年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質實　杜元穎　京兆杜陵人

如晦五世孫

○以王播爲鹽鐵使　考異　有轉運二字

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珏等諫曰、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日、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質實　榷茶　榷注見漢武帝天漢

三年

回鶻保義可汗死

考異 提要死字誤作卒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

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回紇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使爲佛事、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爲僧、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留後張玘、夜遁去、卒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疋。然後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爲意崔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

倣分屬平盧之意

劉總晚節能忠國又能遠害若出兩截

逸、弘靖雍容騎貴、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質實〕〔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幽涿營〕三州名幽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涿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營注見晉武帝泰康二年昌黎〔平薊嬀檀〕四州名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薊注同上年漁陽嬀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甯檀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瀛莫二州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莫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燕人

燕州之人注見高祖武德九年〔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麾中〕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朱克融幽州人〔河北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於是劉總請吏則何以不書總弒父與兄賊也故削之然則棄官爲僧何以書譏失賊也與書棄官隱嵩山者霄壤矣終綱目書棄官二〔中宗嗣聖十二年武

〔攸緒是年劉總〕

〔發明〕劉總弒父殺兄自不能容卒之遁死定州盖亦人不能討而天誅之耳綱目書其棄官爲僧正所以譏唐人之失賊也

二李隙端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爲遠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爲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

心事度量無媿聖賢

以朝廷官爵爲私豪門戶千古第一可恨事彼賢智之士寧視國之敗亡而不肯和衷以濟更可恨也

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范氏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一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宗閔對策、亦據已

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無足挍者、使言而是、則亦力善效忠、以蓋前愆而已、不當慫而不解也、僧孺之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必皆爲吾用矣 集覽

相傾軋 傾陷也 軋乙黠反 以勢相傾也 李質

衛公 李德裕封衛國公 文饒 德裕表字

開江 縣名 注見順宗永貞元年

實裕 贊皇人 李紳 毫州譙人 敬玄曾孫 關篤行賄請求權 要也 黠陷注見德宗貞元元年

書法 牛李之黨鬬成矣 故謹書之

##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妻之

隋以宗妻突厥識者猶譏之況上之妹



公主上之妹也 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質實 太和 縣名 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 青塞堡 未詳處所 北庭府名 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

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

此再失河朔之端

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爲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發明 幽燕自安史以來、世爲悖逆、重以劉總之惡、唐不能討、至是又復首亂河朔、浸淫至于劉守光、極矣、葢其腥羶虐焰、安於爲逆、自爲夷狄禽獸之歸、綱目詳書于冊、亦所以志他日淪陷虜庭之由也、

集覽 不貫貫讀曰慣

貶張弘靖爲吉州刺史

質實 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倰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子弟、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將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倰於崔植爲再從兄、故人不敢言其罪、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

厚待子弟是盛德事輦致鎮貨則無操矣

全無膽氣何以成事

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集覽】〔鎮人〕謂鎮州之人〔堊室〕堊烏各反又烏故反爾雅曰牆謂之堊注白飾牆也。記閒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又雜記曰士居堊室注堊室纍土塾爲之。不塗塈也。【質實】〔魏鎮〕二州名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鎮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王庭湊〕武俊義子〔節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成德〕軍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牛元翼〕趙州人〔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書法】綱目書起復入皆譏也惟田布無譏焉詳太宗貞觀十五年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質實】

〔深冀〕二州名深注見長慶二年下博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發明〕自盧龍軍亂至是不三月間而成德之亂瀛州之亂迭書于策則當時君相經濟大業從可知矣夫以穆宗之荒縱崔植杜元穎輩之庸鄙苟無他變則是天下果易治也有志當世者可不鑒諸

吐蕃遣使來盟而即與之盟視之如强敵辱甚矣

○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集覽〕〔論訥羅〕訥羅使者名也論注見中宗嗣聖十七年諸論

〔書法〕來盟何敵辭也蠻夷會盟其辭四請盟卑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綱目書外盟五詳高祖武德七年皆唐也莫危於渾瑊莫辱於元鼎者矣

朱克融掠易州〔質實〕〔易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

錢法

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爲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智興爲武寧節度副使

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爲之、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質實 武寧節度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元稹結閹宦擠晉公罪通于天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遘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秪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海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

位望如晉公尚苦奸佞之沮抑噫可畏矣



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爲深戒哉

【集覽】〔禁闈〕闈劉昌宗音暉爾雅曰官中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廣雅曰闈謂之闥禁闥注見漢武帝後元二年

【質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書法】於是裴度言之則黜也曷爲書以病穆宗也度表三上上不得已解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以此職處之書以所以見穆宗之恩遇如故也是故吐突承璀坐事爲淮南監軍則不書黜書以憲宗元和六年魏弘簡有罪爲弓箭庫使則不書黜書以是年皆病其上也夷稹於弘簡柰何稹結弘簡以求相位綱目比而書之所以絕之於士君子之林也垂戒嚴矣

元稹失節於宦者君子恥之然特未見其跡也至是上書魏弘簡爲庫使下書稹爲侍郎則其附會權倖之實始不可揜其爲小人明矣惜哉

發明

##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宿州本古之宿國春秋時屬宋後并於楚秦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因之梁置睢州北齊置睢南郡唐置宿州宋置保靜軍治符離縣元仍爲宿州屬歸德府國朝因之改屬鳳陽府

##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質實

山南西道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 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討賊大事乃徇權宦之請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殺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質實

壬寅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入、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

藩鎮擁衆示威遂成積習倘從容易討爲之節制則尾大之禍省矣



深州飢窮日急、盖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盖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盖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月費

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許即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

【集覽】盧龍藩鎮名也。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嬀檀。弓高注見德宗貞元五年。下博今深州靜安縣下博鎮是。無憀。憀音聊。又音留。並悲恨也

【正誤】有司百端斂率。許即人心無憀。今按若許有司斂率。豈得人心反無悲恨。此憀字。當與聊同。聊亦作憀。言百端斂率。則民心無所聊賴也

【質實】盧龍道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一統志云。下博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東漢屬安平國。晉因之。隋屬信都郡。尋置深州。治安平縣。後廢。唐復置深州。於饒陽五代周始徙治下博。宋改下博爲靜安縣。金元俱仍舊。國朝初以靜安省入州。改屬眞定府。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邢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

## 成德兵掠官軍糧運

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爲成德所掠。時諸軍匱乏。衣糧在途。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

【集覽】匱乏衣糧。匱乏句斷。衣糧屬下句。謂供軍院所運衣糧也

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使

質實 成德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

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以饋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爲留後、詔以爲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范氏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集覽 〔南宮〕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朔舊事〕注見前年以故事勸、

質實 〔六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



田布懦弱終于無成

布雖不能報仇然情自可憐

書法 布自殺、且蔽罪於憲誠何、憲誠爲布腹心、而鼓扇將士、致布於自殺、不書殺、則姦賊得以逭其罪矣、前書以朱克融爲盧龍節度使、此書以史憲誠爲魏博節度使、下書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河北復盡決矣。C

發明 田布之死、本以軍潰歸魏、繼而諸將不肯用命、遂至自殺、然綱目歸罪史憲誠者、憲誠受委腹心、反乃鼓扇衆軍、C卒置田布於死地、是豈非憲誠殺之哉。禍亂相尋、他日憲誠復死於亂軍、天道要自不遠云、

## 二月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脇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

晉公何在不力爭止

監軍之害如此何後世猶因仍不革耶

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遏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徃至鎮庭湊扳弓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

心則渙散勢則掣肘雖百萬何益

再失河朔



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

朝廷節鉞不敵文公一言詞益知藩鎮之禍皆姑息釀成之耳

出張弘靖去年弘靖被深州集覽囚今朱克融放出之



質實　禁史注見

宋孝武大明六年

發明 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于賊，綱目比書于冊，則唐室紀綱爲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始與顏眞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寧自預知不死，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茲故因而及之

**以傅良弼爲沂州刺史李寰爲忻州刺史**

樂壽兵馬使博良弼博野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質實 沂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新興樂壽縣名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一統志云博野古地名漢爲涿郡蠡吾縣地東漢末分置博陵縣屬中山國晉屬高陽國後魏改爲博野縣齊以蠡吾省入隋屬高陽郡唐初屬滿州後改屬定州宋屬寧邊軍元初省尋復置屬定府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爲司空東**

進

元稹專事報復何堪與白齊名

都留守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質實　司空官名

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李聽京兆萬年人羽林將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書法　穆宗即位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誅李直臣用李聽免欠錢復韓愈四事耳

瑕不揜瑜故綱目悉書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爲李司空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

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偕於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偕、

集覽 李司空謂李師道爲劉悟所斬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奬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於是商賈胥史爭賂藩鎮牒



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集覽 南牙常參武官牙與衙通唐書兵志曰南衙者諸衛兵是也常參官注見代宗大曆元年

質實 扼腕注見漢武帝元鼎四年

書法 有功求賞常情也無不奏者矣又詔啓之有不妥濫者乎書曰詔病其上也

##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爲節度使

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群忌之、奏請以爲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

宜誅而賞何以勸懲

入其境群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埔橋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兵方未能討以智興爲節度使

埔一作甫注見德宗建中二年

質實 武寧軍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集覽 埔橋

書法 直書其事唐之不振益可見矣然則崔群被逐易位而爲不書全群也易爲全之爲賢者諱綱目之厚也是故崔群不書逐是年鄭畋不書逐偉宗中和元年

## 詔留裴度輔政。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

## 王播罷○夏四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糴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糴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糴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撿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糴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

平叔以鹽賈利其害更酷于青苗法

說盡細民苦情

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二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集覽】所由猶言所屬也、鹺務鹺才何反說文鹺也河內謂之鹺禮記鹽曰鹹鹺

【質實】殿最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度支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當州未詳沿革唯南昌府豐城縣乃唐之富州地或疑卽此已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

胡注云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其理甚長

【書法】書嘉從諫也書免欠始此終綱目書免欠三是年五代丁亥年唐免三司逋負五代甲午年唐蠲逋租

【發明】欠錢固宜督也然旣曰逃戶則無可追之地特書詔免雖曰幸之蓋亦譏之耳

晉公既不發于方之謀按驗又無實據與稹同罷何名知當時之忌嫉晉公久矣

# 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元稹罷爲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言於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皐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爲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

質實

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和州名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　歷陽告身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長春宮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書法

唐世宰相罷書曰罷爲某官者、皆賢相也、度書右僕射宜矣、稹也而書同州刺史何、譏罰輕也、稹爲邪謀、其罪也猶刺畿郡、以是爲太輕、故書譏之

發明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裴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旣爲留守、又留輔政、未幾又罷爲僕射、烏有身爲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尚可經綸天下者乎、穆宗昏荒、其待賢德若此固無足責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浮沈譏之不亦過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噫

#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質實

李逢吉贊皇人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武押牙李㝏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侈、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衆推㝏爲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皆以爲宜如河北故事、授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㝏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衆心、脫㝏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

李質爲帥地政爲君地其念可嘉充之平宣武李質之力也

從之、㝏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兗海曹華皆以兵討㝏、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於郭橋、初㝏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㝏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卧家、質擒殺之、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罷給而後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爲金吾將軍、

【集覽】脫㝏旅拒脫儻或之辭也㝏音戒旅衆也謂李㝏儻或帥衆而拒命

【質實】三省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大梁宋亳潁三州名宋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潁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徐許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曹華四州名兗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兗注見秦二世二年刻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華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韓公謂韓充金吾官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書法　作亂者牙將李臣則也牙爲所推耳其首穴何穴既受其所推朝命徵之後不奉詔是眞亂也不首罪穴則叛亂之臣皆得有以藉口矣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考異　上當作幸

考證　幸當作如

質實　華清宮注見玄宗天寶六載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書法　於是上及太后俱幸驪山首太后何病太后也太后信可謂賢矣而自爲後靡何以示母儀於主上哉綱目上書太后幸下書上畋正本也終綱目書太后遊幸三梁巳亥年魏小孛遊嵩山是年五代唐乙酉年蜀太后遊青城書后遊幸二晉安帝元興三年燕主熙后遊白鹿五代唐甲申年唐主后幸張全義第

發明　婦人無故不踰閫況在東朝尤宜加謹是時穆宗荒淫務以華後奉慈

極、綱目前書太后居興慶宮固已具載其事于下、至是又復出事遊幸、唐史載帝自往奉迎、留飲數日、后於此時、儻能少戒其子、猶或庶幾、何乃推波助瀾、反以是爲樂耶、郭后雖號賢德、既已安於華侈之奉、由奢入儉、有所不堪也、時大中之君、奉養稍薄、遂至鬱鬱不聊、乃欲自殞、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矣、此綱目於華清之幸、驪山之畋、所以比書於策以交譏之也、嗚呼穆宗母子驕縱如此尚可長享其樂乎

## 十二月立景王湛爲太子 考異 太上漏皇字 十上漏圈子

## 初行宣明曆

癸卯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爲相、時僧

上與宦者擊球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質實 景州名 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司天徐昂撰宣明曆進

宦之有事權者爲主權

牛李分黨是後水火益甚

孺與李德裕皆有人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集覽】〔主藏奴〕主掌府藏之奴隸也物貨所蓄謂之藏藏才狼反

【質實】〔御史〕官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浙西觀察使〕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不遷〕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夏四月以鄭權爲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集覽】〔牙推〕官名也牙與衙通推川推反〔促膝〕言膝相近也杜甫相從歌夜如何其初促膝注促膝密語也〔挈〕注以西〔携挈〕鄭注與之俱西入朝〔達官〕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質實】〔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翼城〕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澮州

注澄入用唐之亡徵兆矣

公綽重執法極是

進

五月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集覽】〔舞文〕舞弄文法也【質實】〔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縣〕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鄧

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

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質實】〔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六軍〕注同上天寶十五載

秋八月幸興慶宮【考異】幸上漏帝字【質實】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書法】幸者何乘輿所至必有恩賞人以爲幸也內宮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上至通化門投絹施僧多至二百匹故雖太后居之不書朝書幸譏濫賜也

以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正誤】〔山南西道節度〕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司空〕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

韓李不應相左授小人以隙

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爲吏部侍郎。李紳爲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考異 江西觀察使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諫而不求仕不愧處士矣

得賢后而汾陽之忠益顯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考證 當作太子湛即位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

常卿釗亦密上牋曰、若果狥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敬宗即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人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質實】〔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孫思邈〕華原人、通陰陽推步醫藥。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唐太宗召至京師、時年已老、欲官之、不受、竟稱疾還山

二月貶李紳爲端州司馬

李紳取禍皆以不善藏其用

又新眞小人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自言不樂仕進、而以書與從父耆使薦已、紳聞而誚之、虞深怨之、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伺求紳短、敬宗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以爲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又新語、門者不內、良久又新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右拾遺吳思獨不賀、逢吉怒、遣使吐蕃、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

覆盆之冤白矣惜不問逢吉等之奸

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顥、及紳請立上爲太子疏。乃焚讒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胡氏曰〕敬宗既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誣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然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爲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立疏、則嗟歎之、是其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集覽

〔旅揖〕禮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三孤六卿職尊、故逐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稍卑、有中下二等、故各於等而衆揖之、士又卑、而有上中下、故旁三揖焉、還、回旋也、以在路門左右者皆南面、故還揖之。〔端溪〕縣名注見高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貶李紳於端州之事〕張又新自言我亦與其謀、〔發明〕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高要〔深〕州名注見長慶二年下博〔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爲皇太后〔考異〕

上字羨按漢永建二年書追尊母李氏則當但書母王妃

〇幸中和殿擊毬〔質實〕

幸上漏帝字〔質實〕中和殿未詳處所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緋而明日賜緑者

書法　擊毬不書據文宗擊毬得疾不書此何以書譏玩也憲宗之弑僅爾四期穆宗之喪甫及易月於此擊毬忘哀甚矣故書中和殿憲宗遇弑内殿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賞賜宦官樂人不可勝紀故特書幸譏之蓋至

發明　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武詒孫謀以燕翼子前人之所作爲後人之所則倣



也穆宗嗣位春秋二十有六志哀作樂荒淫不道其子則而象之甫及易月遽即宴遊曾無戚容卒之父子短祚唐緒益微此正無逸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四三年者也綱目方書即位繼書幸中和殿擊毬其視穆宗荒縱殆又甚之二

##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爲起居舍人不拜

苦口赤裏閱此不覺落淚

謂栖楚爲逢吉之黨故能極諫然如此懇切敢言不拜新命實常情所難

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集覽

金吾仗　馬文昌雜錄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閤門入、謂之喚仗、執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及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又仗注見高宗永徽五年宵衣天子憂勤當未明時求衣

質實

梓宮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鼓吹注見晉武帝泰康三年

書法

書不拜何美栖楚也若栖楚可謂敢言矣終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書讓還一書不拜三詳

發明

栖楚本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訐直、然所謂惡聲遐布、恐福祚之不長

則亦可謂切中寶曆之膏肓者矣、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亦書不拜、起居之官以寻之

## 夏四月以李虞爲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集覽 附麗注見德宗興元元年〔八關十六子〕按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奥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與劉栖楚等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書法 書譏也何譏焉八關之一也終綱目書以爲拾遺六詳憲宗元和元年惟

李虞爲譏辭

##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玄明與梁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梁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狠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

宿衛何在

事同見戲

賢

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計賊
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
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
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
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
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
委權求出監淮南軍集覽清思殿一本思誤作虛
平三年中尉官名注見憲宗元和十
五年淮南軍注見憲宗元和十
發明敬宗不道妖氣乘之書盜入清思殿
所以示警戒之意而亦不知悟也其
及宜矣

進

能容諫臣亦主德

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
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
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此何異瑾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集覽波斯
國名、古條支國也、在吐利城在忸密國西、按
唐史波斯居達遏水、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
質實李程京兆人竇易直始平人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
湊不與、聞元翼薨、盡殺之、上聞之、歎宰相非

論晉公之功論待相之道俱善

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質實】【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蕭曹】謂漢承相蕭何曹參【陛下】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事在漢文帝十四年

##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瞻落於溫御史矣。【質實】【夏綏】二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綏

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溫造】祁縣人大雅五世孫

##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

言之膽寒

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胡氏曰〕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溺酒色。而其臣不諫。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爲忠乎。盍亦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況今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貽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塞責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聽矣乎。

〔質實〕〔沈湎〕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德載〕韋處厚表字。

〔發明〕不用其言而厚其賜。要當辭而不受可也。書賜韋處厚錦綵銀器。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蓋亦交譏之耳。

進

知其人不能用其言何益

十一月葬光陵。

〔質實〕一統志云。〔光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北二十里堯山內。

○十二月以劉栖楚爲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集覽〕〔前廷爭者〕謂劉栖楚也。先嘗以額叩龍墀而極諫。

〔質實〕〔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獨孤朗〕洛陽人及之子〔延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貲實徐泗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輻湊注見漢文帝六年一統志云兩浙古揚州之地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按撫使治臨安浙東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國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温州十一府云浙西觀察使注同上文福建道名注見德宗貞元七年）

書法　書美從諫也書戒壇始此終綱目

書戒壇二是年懿宗咸通二年

回鶻崇德可汗死（考證）提要死誤作卒

乙巳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主德

先是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

崔母亦賢

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集覽】〔立金雞下〕武后時仗前有大槲樹、赦日置金雞其杪、賜號金雞樹、百官志赦日植金雞於仗內、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絳繩、將作監供焉、集百官父老囚徒於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質實】〔鄠〕縣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七年〔五坊〕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中人〕注見漢元帝初元二年〔崔發〕貝州武城人〔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

牛僧孺罷爲武昌節度使

不濟

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
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爲
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纂鞬
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
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集覽（奇章公）隋
僕射牛弘表字（奇章公）今按隋書牛弘
僧孺是其裔　正誤（奇章公）字里仁、封奇章公、非字
也、新唐書牛僧孺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即
位、進封奇章郡公、數表求出、授武昌節度使、
質實（鄂岳）二州名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
武昌岳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巴陵（武
昌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纂鞬）注見憲宗
元和十二年（夏口）地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冊回鶻昭禮可汗○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
**獻丹扆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
罕得進見、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
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
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
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
出遊幸、其納誨箴畧曰、漢驁流涎、舉白浮鍾、
魏徵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
規爲瘨、是謂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

可遽數。玄服莫辯。觸瑟始仆。柏谷徵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集覽】丹扆六箴、扆狀如屏風、以絳爲質、故曰丹扆、箴諫誨之辭古者君有過臣子作箴以誡之如庭燎之詩是也。【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驁五到反漢成帝名流湎猶言沈湎沈湎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浮罰也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太公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白飲若不盡浮之以白文侯飲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又記投壺篇若是者浮注浮所以罰人之爵也引晏子春秋酌者舉觴而進曰君令浮蓋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此二說是已前漢敘傳引滿舉白注服虔曰舉滿柏有餘白漉者舉罰之顏師古曰飲取蒲觴而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此說未允【魏徵】後沐陵霄作宮鎖魏明帝名後沐奢泰也明帝好土功治洛陽宮築總章觀高十餘丈以規爲瑱謂以箴規之辭充耳也詩淇澳篇充耳琇瑩注充耳瑱音天見反【觸瑟始仆】漢武帝幸林光宮、旦未起、侍中馬何羅衣玄服、袖白刃、走趨卧內、以急遽觸寶瑟而僵仆、故侍中金日磾得抱持而縛之【覩貌獻餐】漢武帝微行、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聚衆欲攻之、其嫗覩上貌而異之、曰非常人也、止其翁、不聽、遂飲翁以酒、醉而縛之、乃出謝客、殺雞作食獻之、

【書法】獻文不書、此其書何、予格君也、故金鑑錄書、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丹扆箴

書、是年非
是皆畧之、

##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赦文不言未量移者、羣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發明　去年三月赦今年正月赦至夏四月又赦綱目自漢玄以後凡赦無事義者皆不書而此屢書之者所以著其縱恣云爾夫豈無故而書之哉

##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發明　羨餘有獻、此唐人大弊也、一鹽鐵使而進絹至百萬疋、掊斂至此、可謂極矣、斯民何其不幸耶

## 造競渡船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書法　凡書舟船譏也造競渡船、譏之譏也終綱目書舟船三詳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皆譏也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悟薨、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秪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乃發喪、

【集覽】〔張汶之故〕劉悟殺張汶事在穆宗長慶二年二月

【質實】〔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司馬〕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

冬十月袁王長史武昭伏誅

武昭罷石州刺史、爲袁王長史、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程族人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茅彙言欲刺逢吉、爲人所告、下吏、李仲言謂彙曰、君言程與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免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爲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

茅彙不求倖免可取

【質實】〔石州〕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離石〔袁〕州名注見高宗儀鳳元年

十一月幸驪山溫湯

【考異】幸上亦漏帝字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

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質實〕〔温湯〕即温泉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驪山〔僕射〕官名注同上三十四年〔紫宸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周〕周幽王幸驪山而爲犬戎所殺〔史記〕周幽王嬖后褒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則舉烽火召其兵來援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王求殺之弗得伐申申侯召大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犬戎殺王驪山下〔秦始皇〕幸驪山而亡國事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玄宗〕幸驪山而祿山亂事在玄宗天寶六年〔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事在穆宗長慶二年〔驪山〕注同上



年

〔書法〕既造競渡船又幸温湯逸遊無度能無及乎比而觀之有國家者可以鑒矣

## 十二月以劉從諫爲昭義留後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内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

政以賄成大事去矣

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質實

〔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潞州〕注同上年上黨

以李絳爲太子少師分司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丙午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

胡云京尹任煩劇故

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朝士塡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集覽】〔緋衣小兒坦其腹〕緋衣裴字也坦其腹度字也〔天上有口被驅逐〕天上口吳字也謂吳元濟被裴度擒獲也〔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語耳〕應平聲當也許與也說文聽言也所由猶言

唐人謂府縣官爲所由官

所隸也呫他叶反囁之涉反呫囁多言也前書灌夫傳今日長者爲壽廼效汝曹兒呫囁耳語注顏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呫唱涉反囁人涉反鄭氏曰呫蚩輒反囁汝輒反

【正誤】〔坦其腹〕今按腹肚也、音近度故寓度字

【質實】〔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崔咸〕博州人

【發明】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姦邪不能欺、以敬宗之狂縱、而能知裴度之賢、雖誣謗盈耳、畧不爲之動搖、既排羣儉、用之爲相、又能聽其謀議、如諫幸東都、及制御幽鎮等事、皆如響斯答、使度於時、從容進說、深戒逸遊之失、若周公舉三宗以勸

委婉借端妙于用諫

成王、則亦未必不能改其所爲、而度曾無一語及之何哉、書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其所以望之之意深矣

##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脩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脩東都、乃敕罷之、〔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寬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故卒以荒淫。遇弑而隕。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勅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

嚴正不可犯

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赦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匠處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脩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遠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集覽　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唐自乾封以後。始召文士。章諸文辭於北門候進止。故時人稱爲北門學士。

書法　凡脩宮書罷。皆美辭也。終綱目宮殿書罷者三。漢明帝永平二年玄宗開

量移。謂得罪遠斥者。遇赦則量移徙居近地。

元元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

## 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

發明　克融凶悖。裴度謂其將斃。果如所言。則亦以理推之耳。夫以唐朝制御失宜。致使狂賊陸梁。固亦有以召之。然而克融乘間肆惡。禁遏不已。天理亦豈容之哉。既勦其軀。又覆其族。近在數年之間。此固昭昭之報。不可誣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質實〕

〔書法〕書迎何、備禮也、自申公冀勝耿況以來、聘召未有書迎者、於是復見、終綱目聘召書迎五、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也、由唐以後所迎者道士也、而世主之好尚可見矣、詳漢武帝建元元年

〔質實〕

九月李程罷爲河東節度使〔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質實〕

○冬十月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質實〕

退　文宗立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十一月李逢吉罷○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於室內、〔胡氏曰〕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

戲遊、妄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帝之習爲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教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邪、○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無王素服涕泣、明日卽位、更名昂、是爲文宗、范氏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建九年九尾狐〔伊尹教祖甲之道〕伊尹商之聖臣祖甲卽太甲商之賢王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又詳見商書伊訓篇〔絳〕州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詰朝〕注見梁武帝大通二年〔勸進〕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書法

〔賀善贊曰〕帝在位五年、綱目所書三十一事、而予之者十三條、所譏者

十六條、而宴遊居其半、可謂善浮於過矣
而卒以宴昵遇弒、然則宴安之爲鴆毒、可
不戒哉、○守澄亦宦官也、曷爲不書宦官
尋討賊也、悟書殺何、不尋悟之受其立也、
然則江王宜立矣、何以不書即位、不尋守
澄之得立君也。綱目之權衡審矣。是故正
統雖繼故有立、不書即位者、惟文宗不書
始以宦閹立也、自是爲宦閹所立者又五

發明

君、綱目亦不復異書即位、從恒辭而唐
亡矣、○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再見于此、
天下之事、必有狃而爲之者、元和之
禍、失賊不討、故羣閹狃於爲逆、意可
以爲常事而行之耳、向使唐人能窮治元
和之黨、聲其罪於天下、芟夷剪滅、靡有孑
遺、則閹輩亦必知所畏忌而滅燭之變、不
復作矣、惟穆宗一失其機、故嗣子不免其
身、然後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
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杜篡弒之漸
爾、不然敬宗之失止在於狎暱羣小、而何
至於遇禍若是之酷哉、識者自可察之

## 文宗孝德

## 尊帝母蕭氏爲皇太后

考異

帝字羨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
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
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書法

蕭氏不書妃據敬宗毋書于妃微也
故文宗母書蕭氏宣宗母書鄭氏皆

進　主德

微也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

罷別貯宣索。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書法　書美之也終綱目書出宮人九詳

漢成帝綏和二年　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人主初意之善、或未必能保其終、如文宗之清儉、蓋終其身而不改、亦可謂之賢主矣、若其治效不進、要自圖回經畫、未得其策、烏可以彼揜此、併没其善而不錄哉、此綱目所以於出宮人放鷹犬等事、皆詳書于冊者也、

丁未　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胡氏曰、人之性無不善、而才有愚明柔彊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寘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脩身之學、輔導啟沃、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爲、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彊矣、植木而不自其源、乃欲責其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其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

質實　延英殿名



書法　書請避位何、嘉處厚也、文宗之立、於是四閱月、處厚之相、亦四閱月耳、文宗進退異恆、處厚有以深知其心矣、於而以避位請、知之明、去之早、處厚其賢哉、

發明　柔而不斷、此文宗之大弊也、韋處厚極論其失、因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職矣、故書以予之

## 以高瑀爲忠武節度使。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

繩進蕭瑀中外相賀足見深苦債帥

未嘗申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集覽〕〔多出禁軍大將〕大將屬下句本作多出禁軍大將〔倍稱之息貸錢〕漢書顏師古注稱尺孕反舉也、今俗所謂舉錢、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貸音待、從人求物也、

## 五月以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

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畧薨、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搆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撿校官、〔質實〕〔橫海節度〕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

##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 秋七月葬莊陵〔質實〕

〔一統志云〕〔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西北五里陪葬悼懷太子

## ○李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李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畧

惟不能堅決故賢奸並遣

片言消無數逆萌



爲昏、獨以湊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爲無二心、韋處厚謂吏請事者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集覽】〔保汝使〕句絕本作保爾使主

【質實】〔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晉公〕謂裴度

冬十一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卒

戊申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責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祈宜憂。既不能治於前

時內制于閹宮外制于監軍也

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奉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已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絏藩臣。下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賁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顒然稱

主司不錄劉蕡已屬無具不報李郃之疏則政府與有責矣抑優容切直賢者亦難之耶

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汨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胡氏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蕡策有三事焉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舉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則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匡君捄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蕡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易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蕡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異乎申錫訓注之謀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疏遠之也刀鋸之賤謂宦官刑餘之人也記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公羊傳襄二十九年

集覽　遠刀鋸之賤　遠去聲

君子不近刑人輕死之道也晉世家宦者屢鞫曰臣刀鋸之餘是已〔曹節侯覽〕皆漢桓靈時宦者並專橫貪放〔稱兵者以逐惡爲義〕春秋定十二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門戶掃除之役〕唐初太常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唯門閤守衛。廷內掃除。黃衣禀食而已〔克承丕構〕書大誥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此言克承丕構謂能承當構造大屋之責矣〔舉隆宰輔〕舉稱揚也隆尊崇也管見全本舉作譽申錫訓注之謀〔四年上患宦官專橫與宋申錫謀除之九年李訓鄭注揣知之遂以誅宦官爲已任〔裴韋〕謂裴度韋處厚〔正誤〕〔破律于中〕今按謂申官舞文破壞法律也〔禮記〕王制折言破律〔質實〕〔劉蕡〕昌平人〔蕭墻〕注見晉安帝隆安四年〔夷陵〕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馮宿〕東陽人子華之子〔李郃〕延唐人〔裴休〕濟源人〔杜牧〕萬年人祐之孫〔崔慎由〕齊州人從之子

〔書法〕前書策試制舉之法矣憲宗元和元年不書親策此書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不知劉蕡之爲忠以是爲失人也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晁錯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文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皆譏其不知人也終

綱目書策士十有一漢文帝十五年武帝建元元年元光元年成帝建始四年順帝陽嘉二年安帝建康元年壬寅年宋孝武唐中宗嗣聖七年憲宗元和元年三年是年書親策者三而已

舍是無書策士者矣

發明 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李郃杜牧崔謹由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以忠言嘉謀若劉蕡者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而非常之才反由此而擯黜親策若是果何取哉吁

王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秋九月詔削其官爵諸軍討之○王智興拔棣州

時諸軍久無功每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棣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處厚卒

書法 宰相卒其官子賢也終唐世三人焉崔祐甫李泌韋處厚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唐宰相之卒自杜黃裳後更歷四朝二十餘年間至處厚始具其官亦可

以知其選矣
觀者試思之

**魏博軍亂** 【考異】提要魏上漏圈子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詔發義成軍討之、【集覽】〔开〕當作丌姓、按韻會其字、古作丌、亓、並音渠之反、姓也、是知开字刊誤、史記差訛、遂以开音牽音堅益誤耳、【正誤】〔开志紹〕今按开音牽、恐罕开羌之後、舊史及實錄皆作开、或作亓、故新史作亓豈可因有丌姓遂以舊史爲誤邪、【質實】〔魏博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开从兩手誤作开者非也

〔魏州〕注同上年魏郡

**以路隋平章事** 【考異】提要及徽本隋下有同字據唐官制無平章事合從提要

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己酉 **三年春正月義成節度使李聽討魏博亂軍平之○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

不謀去常侍之權但討分相臣之任抑何見之倒也

移書擅殺專功卒以自殲

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考異 擊當作討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柏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請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之、耆斬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耆為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薨、賜耆自盡 質實 〔德州〕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遂以進滔為節度使 質實 〔滄景〕二州名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景注見高祖武德九年〔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書法 直書其事而譏意自見矣、文宗初立三年之間、威令稍振、同捷不受詔、則

討之、王庭湊陰助同捷、則討之、未嘗不有功也、於是魏州殺帥、推進滔爲留後以拒命、則以進滔爲節度使何哉、河北用兵、跨歷三載、國力匱竭故也、卒之庭湊微露請服之意而遂赦之、則威令之詘、復自此始矣、

## 以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

質實 殷侑陳州人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滑州

質實 滑州注見隋恭帝泰二年

##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穀綾羅。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胡氏曰文宗處富貴

之極地、而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爲善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

【集覽】選尚漢書注韋昭曰尚、舉也、崔浩曰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斥言娶

【質實】伊傅周召謂伊尹傅說周公召公、祖甲成王謂商太甲周成王、周赧漢獻謂周赧王漢獻帝

主德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書法】書美之也、文宗儉素出於天性、故自即位至是、若此美政、綱目悉書之、

【發明】文宗踐祚、三閱歲期、觀綱目之所書、自諸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寵奢侈聚斂神仙浮屠之事、一毫無有、可不謂之賢哉、故綱目上書命宦官毋得衣紗縠、下書禁獻奇巧等事、皆所以予之也、嗚呼使文宗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德、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爲有唐盛治之主、惜哉、

○南詔寇成都入其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嵯顛遂謀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信、嵯顛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嶲戎邛州、詔發近鎮兵救之、嵯顛自引兵徑抵

斥元頴則是釋嵯顛不討則非法矣



成都陷其外郭元頴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蠻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顛遣使上表曰杜元頴不恤軍士軍士競爲鄉導祈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頴循州司馬

【集覽】〔南詔〕本西南夷後烏蠻別種也蠻語王爲詔其先渠帥分部自號六詔曰蒙嶲曰越析曰浪穹曰邆睒曰施浪曰蒙舍蒙舍最在南故曰南詔居永昌東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北連吐蕃玄宗冊爲雲南王至德宗仍復舊名〔嶲戎邛〕嶲在四川嶲本漢越嶲郡唐置嶲州戎本漢僰道縣唐置戎州邛本漢臨邛縣唐置邛州

【質實】〔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嶲戎邛〕三州名嶲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嶲戎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犍爲邛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臨邛〔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僧孺輔宗閔以快排擠德裕之私誤國多矣

庚戌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

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寃、及叔元激怒亂兵之罪、上始悟、〔胡氏曰〕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不去、未爲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敬爲僕射、至爲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爲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政、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援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亂作、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預備之素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

公綽深得以夷制夷之法

遭變之多舛也、〔集覽〕〔連帥〕記王制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注連猶聚也帥長也〔方政〕方伯之政也、諸侯曰方伯、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一本政作鎮、〔質實〕〔興元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李深之〕李絳表字

## 三月以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爲變、常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昌、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昌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使、居

極意交結以收其心

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吏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質實）（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回紇（沙陀）突厥苗裔注見肅宗太極元年（陰山）府名注見憲宗元和三年（雲朔）二州名雲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

**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

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



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胡氏曰）李絳之禍皆楊叔元爲之也、溫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殲之、其以事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縱舍叔元、則爲失刑、無亦懼畏北司故邪、是故爲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者可耳、（質實）（褒城）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康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夏六月以裴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質實）（司徒）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

進　作用在漸字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
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宰相，〔集覽〕〔漸除其偏〕〔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注偏古遍字，左傳襄十三年鄭石臭說楚子囊曰：止鄭一卿以除其偏。

## 九月以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判官，中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質實〕〔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 冬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受節鉞之任者所宣師法〕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怕懼，德裕奏乞鄭滑

備邊



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集覽】【堂案】謂政事堂之案牘【質實】一統志云【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唐李德裕建圖蠻夷吐蕃險要與習邊事者商議於此【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清溪關】注見德宗貞元四年

辛亥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

僧孺相業如此焉能容文饒哉

載義二月以志誠爲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蹔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爲留後【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

進不又以媚敬幸者顧與

有功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以其位授之、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集覽】齊民注見漢景帝後三年【質實】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三月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

之同謀宜詒失身之禍也

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質通之五世孫也、胡氏曰、宋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却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敗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邪、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

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官官雖多狡猾其間如馬存亮者亦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賢於訓注之爲哉王璠懷姦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作孽者歟

一柳因名焉【質實】一統志云漳州本周之七閩秦屬閩中郡漢爲東冶縣地東漢爲南部都尉地並屬會稽郡晉屬晉安郡梁屬南安郡隋屬閩州唐垂拱初始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水爲名治漳浦縣開元初徙治李澳川又徙治龍溪五代晉時留乾元初復爲漳州又徙治李澳川天寶初改爲漳浦郡從劾改爲南州宋復爲漳州元陞爲漳州路【集覽】獨柳之禍斬於獨柳之下事在九年其地獨有

國朝初改爲漳州府隸福建道【巢縣】注見秦二世二年居巢【開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澶淵崔玄亮磁州昭義人

王質龍門人【盧鈞】藍田人

【書法】於是或誣申錫謀立漳王漳王未必知也先書貶章王何病文宗也帝之立也不以其次謀立漳王之語有以深中帝之病根此帝所以大怒也他日獨雪申錫而漳王所以深探帝之微情也然則申錫何以不書官罪之也臣不密則失身申錫何以逭其責哉

【發明】人君與人臣謀去權姦而不能內存諸心他日爲姦人所賣奮然誅斥此

韋溫此奏其意全在收中官權柄也

中才庸主之通患也、向使文宗當宋申錫被誣之時。少能反覆致思。召而詰之。則眞僞是否。或可少得其實。而文宗曾不及此遂墜小人計中。他時誰復敢爲天子謀事者哉。綱目於申錫之黜、初無貶詞、則亦以其無罪可書耳、然不書其官者、又以其昧於主闇時艱之義故也、然則是舉君臣俱有其失豈不深可惜歟

## 夏五月命有司葺太廟

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度支宗正俸、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溫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善其言、卽命有司葺之、

質實　韋溫京兆人綬之子

書法　太廟之變有書遣使作治者矣漢昭帝元鳳四年有書丞相入關修宗廟者矣漢帝玄更始元年非常也葺太廟命有司是年常事耳其書何美改過也於是廟室破漏踰月不葺上怒罰將作等俸命中使帥工徒葺之以韋溫諫改是命書曰命有司美之也

發明　玄宗時太廟室壞既書于冊竟不聞有葺治之舉意者當時隨宜修治故

史筆亦不復錄耳至於營繕宮館興造寺宇則代有增益況今太廟破漏至於踰月不葺則亦唐人習於怠忽視爲故常不復加意爾綱目書命有司葺太廟葺者補苴罅漏之謂以文宗之賢僅克舉此則夫前此累朝簡於宗廟之罪從可知矣可勝歎哉

**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質實 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書法 夷蠻歸所掠多矣不書此書李德裕得何嘉德裕也先是杜元穎致寇南詔入郛大掠而去則元穎失之也元穎失之而德裕能索之此綱目之所嘉也是故晉得秦南鄉十二郡書劉裕安帝義熙元年唐得南詔所掠四千人書德裕是年皆歸功得之者也

進

因人情爲寬猛善于爲治

**○秋八月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慓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質實 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

備邊

維州固我版圖悉怛謀歸順來降何謂守信耶

五年

##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恕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

僧孺之拒降全以私憾與文饒相左則文饒益不得不銜之矣

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怒僧孺〔集覽〕〔回史〕注見泰始質實〔吐蕃〕西羌屬益深〔集覽〕〔回史〕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維州〕注見代宗廣德元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貞觀八年

〔書法〕隋文之初、三書叛降于隋、隋主弗納美之也、此其書不受何、惜之也、不納者拒弗納也、義之辭也、不受者辭不受也、恨之之辭也、維州唐故土。代宗廣德元年陷吐蕃。韋皐屢攻不獲。幸其來歸。撫而有之可也。當事者乃以私憾德裕之故。違

其所奏。辭而不受。此綱目所深惜也。故悉
但謀不書叛而唐書不受與書叛降于隋
隋主弗納者大異也是故悉但謀降唐書
不受是年吳遣使如唐書不受
年吐谷渾降晉書不受
五代辛丑年皆譏也

發明　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司
馬公光既是僧孺而胡公寅又復非
之此如訟牒紛拏將孰從而折衷耶綱目
凡以地降者則書其叛如侯景以河南叛
附于梁之類是也凡褒贈之典特書之者
皆忠義之士如贈顏眞卿司徒之類是也
悉但謀吐蕃之將以地歸唐。既不書叛。至
他時贈以右衛將軍。則又特書于策。然則



綱目之意。固亦之矣。此決斷兩詞曲盡之
辨也。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
人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衽。此固子
孫之恥。幸而德裕展布方畧。悉但謀帥衆
來歸。固非其他從事絶域招降納叛之比
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隍故土。盡復版圖
亦將却而絶之乎。故夫書曰來降者順詞
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
而牛李是非之分也後之欲
決維州之義者當以是觀之

壬子　六年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

書法　書降繫囚何。美邾民也。終綱目書大
水六十三。書雨水十有五。而書處邾

之政者七、詳漢武帝元狩二年書大旱三
十八、又書旱五十八、而書雩旱之政者十
有二、詳漢文帝六年舍
是而無書恤水旱者矣

○羣臣上尊號不受。

韋温言今水旱爲災。恐非崇
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發明 尊號唐人之繆舉然而時君至有與
其臣下爭孝德二字者則其愚昧不
達蔽於世俗之見從可知矣文宗簡淡無
他嗜好、故能從韋温之言、却而不受、綱目
大書之于冊、其謙尊之美、過於無實之名多矣、

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所殺

考異 當書回鶻弒昭禮可汗

質實 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
從子胡
特勒立、

冬十月立魯王永爲太子

考異 太上漏皇字

質實 名注見漢獻帝
典平二年冗

度使

○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

質實 淮南節度注見漢
武帝元朔五年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索
悉怛謀以快虜心。絶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

僧孺自謂致治何其昧心

尤僧孺失策、僧孺内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司馬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戾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闇寺脇君於内、藩鎮與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不類文饒氣槩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質實）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爲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胡氏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爲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德裕豈有是哉

杜悰、宗閔之黨也、故爲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質實

〔西川〕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重沓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六年〔楊虞〕卿弘農人綰之族孫

丞丑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胡氏〕曰、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清明、無不善之政、彼彊國悍藩、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人心不服、雖得之必失之、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



信夫、然從諫亦豈眞知忠義者哉、使其眞知、豈視朝廷之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爲善者貴於眞知不然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四月冊回鶻彰信可汗○六月以李載義爲

才如德裕若能消其門戶之見相業必大有可觀者

能曉以理勢雖悍虜無不奉約東者

## 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回紇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

## 以鄭覃爲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



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質實 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

## 李宗閔罷○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書法 裴度兼度支不書、此其備書何、著涯之以私進也

質實 王涯太原人

## ○以李程爲宣武節度使

宣武關帥、李德裕請徙劉從諫鎮之、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爲未可、乃以命程

質實 宣武節度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宗室國之枝葉也不封植之顧幽閉之僅得文饒散處方州之議又以除官不決而沮可惜

## 八月詔諸王出閤停進士試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閤。議者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閤。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范氏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於天下、天命雖改、而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禁錮宗室、甚於縲囚、故自魏晉以來、易姓之後、苗裔煙滅、祀奠無主、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質實 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玄宗初封臨淄王事在中宗景龍四年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

##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

兵柄不可偏屬故魯頌云公車公徒貞觀府兵尚得周之遺意開元以降藩鎮禍滋惟其權有

諭之。杜牧憤河朔事。姑息乃作罪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颺暴交捽。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鄆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虛。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爐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爲將者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受質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慷慨之氣。其彊傑愎悖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浸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佞。南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溫厚。果於專屬不循初制耳

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解。頭腹元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慌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洒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議者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爲之序

遣中使使藩鎮加官謂官告使

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爲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爲麁暴異人、人不比數、不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胡氏曰〕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矣

集覽〔留官告使〕官告、除官之告身也、遣使者賫授之志誠怒而執留其使〔作罪言〕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位而言實有罪也〔原十六衛〕原者推原也唐踵隋制開十六衛厥初歷今未始替削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十六衛注見德宗貞元二年〔蚩尤〕史記五帝紀注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號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曰諸侯號也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誅殺無道威振天下諸儒說各不同今皆記之以廣異聞〔內剷〕史炤通鑑釋文曰剷字未詳因撿廣韻玉篇俱無剷字唯韻會舉要產字韻內剗字下注云通作剷音楚限反削也引杜牧原十六衛

府兵內剷又去聲剗字下注攻也平治也引韓文詩活計似鋤剗或作剷〔尾大〕左傳昭十一年尾大不掉注譬諸禽獸其尾大則不能運掉〔中乾〕左傳僖十五年外强中乾進退不可注外雖有强形而內實乾竭則進退兩難也〔成燕〕成謂成德藩鎮也燕謂盧龍藩鎮也〔負倚幽陰〕負上聲恃也倚依倚也幽謂宦寺陰謂女后〔去郡得都〕一本郡誤作都〔四履所治〕四履謂東南西北四境之內也所治猶言所屬〔齊人乾耗〕齊人即齊民乾竭耗損也〔土息〕謂風土孳息〔跳身〕注見漢王邦三年逃去〔愰駭〕愰惚驚駭也愰本作怳一作恍莊子神心惚怳〔倔彊〕倔通作屈音渠勿反倔彊者彊梁梗戾不柔服也〔豢擾虎狼〕豢圈養也擾順也左傳董父能擾龍曰豢龍氏史記劉累學擾龍注應劭曰能順養其性得其嗜欲〔注孫子〕孫子武者春秋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正義曰孫子兵法魏武帝注杜牧之解

〔正誤〕〔成燕偏重〕今按杜牧明云開元末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蓋指祿山范陽謂成燕鎮之偏重也玄宗天寶六載綱目云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爲將不若寒族胡人使用安祿山至天寶中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聚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覆天下彼時未有成德軍代宗初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始命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集覽非也〔陰泥巧狡〕今按陰謂暗昧不測泥謂執滯不通

巧謂機巧、狡謂狡猾、【質實】〔府兵〕注見玄宗開元十年〔河朔〕二州名注同上天寶十五載〔檄〕注見楚義帝元年〔折券〕注見明宗天成二年〔慷慨〕注見漢高帝五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盟津〕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滑臺〕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縉紳〕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貞觀〕太宗年號

**九月以鄭注爲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之、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爲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集覽】〔蠖〕音屋郭反說文屈伸蟲也陸佃云蚇蠖、一名蝍蠘、一名步屈、似蠶食葉、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質實】〔中尉〕官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款曲〕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七年

小人之才

始而惡之繼而釋之卒乃寵之注固善媚然文宗睿斷不剛具見矣

【書法】於是守澄奏注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不書侍御史書神策判官何見注

主德

之爲閹黨也

冬十二月群臣上尊號不受。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胡氏曰〕人君而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一言爲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爲諂諛陷主於夸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爲可耻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可以爲後世法矣、宦人以媚爲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宦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率道。人有不化乎。

【集覽】〔通天犀〕犀南徼外獸、一角在鼻、一角在頂、形似水牛、猪頭犬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本草云山犀二角、以額上者勝、又駭雞犀、置米其中、雞不敢啄、通天犀者、角中白縷一道、由本達末、

【質實】〔閭閻〕注見昭宗天福二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關中〕注同上年京兆

【書法】書上尊號多矣未有書不受者於是再書文宗可謂不徇流俗者矣故重美之太和六年是年

忠敏敢言

上有疾【考異】上當作帝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甲寅】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忠敏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質實】〔幽州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嶺南道〕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書法】於是流嶺南道殺之耳書伏誅何不誅則逐帥要君者終無刑矣幸其一見而正其罪名所以示大戒於萬世也是故矯詔未有知其當誅者因周權之敗而書伏誅晉惠帝永興二年日逐帥未有知當誅者因志誠之敗而書伏誅是年綱目垂戒之義備矣志誠逐帥在太和五年

發明　楊志誠以偏裨作亂，逐其主將，朝廷因授節鉞，既乃桀驁悖逆，邀求爵命，惟其所欲，無不如意，至是亦不能免，此固罪盈惡積之報也，夫藩鎮在唐，更起迭仆，一皆聽其所爲，未有能正其罪者，今志誠獨以伏誅書之于冊，若足少伸唐人不平之氣，然能誅之於見逐之後，而不能誅之於未逐之前，則其威令不振，固自若也，雖然志誠本以詔流嶺南而遂殺之於道爾，固非能明正典刑，而網目則書其伏誅者，既以正志誠之罪，又以明當時藩鎮跋扈不臣者，皆當加此刑耳，此又書法之深意也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鄙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

文宗明知訓注之奸而終爲所迷由不能親近賢正也

肅佽二人即書牘而行下之無除奸之力

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閤老使臣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駮豈當稟宰相意邪。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是日以仲言爲侍讀、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

【集覽】〔倜儻〕注見晉惠帝永寧元年〔惡著於心本〕心本本然之天也漢書郭解其陰賊著於心本注著直畧反附也〔四門助教〕四門館即四門學置博士六人助教六人直講四人〔封駮〕顏師古曰駮者、執意不回。如色之間雜。唐制門下省給事中主封駮詔敕、有不可者、即論駮封還之、〔出德裕于興元〕于一本作與刊誤按本傳作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

【質實】〔象州〕注見高宗顯慶二年〔顏回能不貳過〕論語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食言〕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二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鄭肅〕滎陽人

令進士復試詩賦

【質實】〔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

○以李

受饒全無氣節

## 德裕爲兵部尚書

德裕見上請留京師故也〔胡氏曰〕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爲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彊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忮、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攘之計、不能自已者矣、使知道循義以處、興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集覽〕彊顏猶言顏厚也〔忿忮〕忮或作懥記大學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注懥怒貌也忿弗粉反懥敕值反〔質實〕〔徘徊〕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使主上視宰輔若寇賊誰任其咎

##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達自知留後〔質實〕〔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元達改父所爲、事朝廷甚謹、

## 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

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

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質實　鎮海節度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浙西

道名注見穆宗長慶四年兩浙河北

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 以王璠爲尚書左丞

鄭注深德璠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 乙卯　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浚

## 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胡氏曰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瞶其所爲者故聖人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人以厭之而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邪

集覽　甘露之變在十一月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爲露其濃甘者曰甘露

漢書顏師古註王者施德澤則甘露降于草木春秋佐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曰甘露

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采者則甘露遲重。

〔昆明〕池名注見漢武帝元狩三年

發明　文宗天性簡淡，不事遊觀，而書浚曲江及昆明池，則亦惑於鄭注妖邪之說，然卒無所益，亦可以為好事機祥，惟務厭勝者之戒也。

三月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

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隋以援德裕而見兵進退惟黨不問賢愚再仆再興而國隨以傾傷哉

注舉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 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之，不得面辭而去。

質實　〔金陵〕郡名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

年〔不軌〕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發明　書李德裕分司，路隋罷，文無異辭，然以分注考之，乃當時惑於王璠之誣

集覽　傳丑〔保傅女師〕

奏耳、夫文宗尊臨大寶、天命有歸、然一聞陰結漳王之語、則怒不可遏、而是否眞僞皆不之辨、前以是而罪宋申錫、後以是而罪李德裕。一念之烈。如火益熱。何其蔽於人欲之甚耶。且帝以簡淡之姿、若非以位爲樂者、然而眞情莫掩、每見於此、則亦以其智識不高、器量褊迫、故常有諸王爭帝之心、況其得之非次、而又閹宦蟠結、君位不安、此帝之所以自疑而怒不可解者也、識者以是觀之、則得之矣、

## 以賈餗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質實賈餗河南人而善於宗閔鄭注故上用之

## 貶李德裕爲袁州長史

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蜀徵逋懸錢百姓愁困貶之、質實

〔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書法書病帝也文宗恭儉憂勤、可謂賢主然用人則不能辨正邪。去弊則不能識先後。每歎去朋黨難而卒自不免於黨始以李逢吉言爲翰林、德裕難之是也、而帝乃堅欲用之、至罷德裕以伸其志、又以賈餗善宗閔、怨德裕、遂相餗以擯之、是不謂之立黨乎、不特此也、欲用鄭注爲翰林、李珏非之則罷李珏學士、

文宗無知人之明

欲用鄭注帥鳳翔固言不可則罷固言相職其心深以朋黨爲惡而竟自蹈於朋黨其所黨者又皆小人此所以卒受誤於訓注而鬱鬱以終其身也

**五月以仇士良爲神策中尉**【考異】以字下漏宦者二字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集覽】聲勢烜赫聲謂名聞勢謂威權烜赫明照貌謂聲勢顯盛也烜況晚反與咺通詩淇澳赫兮咺兮【質實】中尉官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休沐注見漢昭帝始元二年

**六月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爲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

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虞州司馬而以李固言爲相、訓注爲上黨太守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兩省〕注見申宗景龍二年〔虔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南康〔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貶李甘爲封州司馬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楊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故及於貶



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

質實

〔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司馬〕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白麻〕注見德宗貞元十一年黃麻〔李甘〕隴西人

以鄭注爲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珏爲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於翰林學士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至是以注爲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珏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

虛日班列殆空

## 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

從王涯之請也

## 陳弘志伏誅 考異

陳字上漏宦官二字

時弘志爲興元監軍、李訓爲上謀討元和之亂、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胡氏曰：陳弘志弑憲宗、事狀未明、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鞫取欵實、然後肆諸市朝、豈不善哉！而暗殺之、非所以討亂賊也。質實 一統志云：青泥驛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青泥嶺上。其嶺路雨過多泥淖、故名宋賜粹中題青泥驛詩：山猶連蜀道、人已作秦音。即此處。肆



諸市朝、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

## 李固言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爲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質實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以王守澄爲神策觀軍容使 考異 王字上亦漏官字

質實 神策軍名注見德宗建中四年

訓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質實 舒元輿東陽人

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冉是得爲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權爲相、厥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質實 訓起流人 李訓本起自流徙中



冬十月以王涯兼榷茶使

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畧、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人甚苦之。 質實 榷茶 權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

殺王守澄

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

書法 書殺何疾訓注也守澄與弒憲宗矣不書誅守澄、與弒唐傳之言也

然綱目於上暴崩之下、分注所述、止謂時人皆言弘志弒逆及謂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而已、則固未以唐傳爲然也、使守澄與弒宜從弘志書伏誅矣、今與殺之說未明、而綱目於劉克明之誅、直以討予守澄、合此而觀書殺之意明矣、

發明　按唐書王守澄與陳弘志弒憲宗於中和殿則二人之罪均也、然弘志之死、雖不明其罪、猶能封杖殺之、故綱目亦得以正其伏誅之名、至於守澄、乃陰遣酖逼之、而又加贈其官、故綱目反書曰殺、以著唐人不能明行天討之失也、夫重莫重於弒逆、唐人且不能明之、他何望哉、



奸人每巧于沽名

##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眞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感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胡氏曰、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遜辭而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

集覽　假爵祿以籠賢士、以爵祿爲籠絡之具也、籠一作籠、刑誤莊子庚桑楚篇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列子皇帝篇聖人以知智籠羣愚亦猶徂公之以智

籠羣
徂、

發明 裴度進爵、初無所因、以分注考之乃出於李訓之所援引耳、夫以度之全

德元老、四海具瞻、豈不能力辭無位之寵而顧隱忍於此何哉、大抵唐之名臣、如顏眞卿李絳裴度諸賢表表傑出、無可擬議獨於進退辭受之際、處之未盡、故君子不得不爲之惜綱目書加裴度中書令而不聞有辭避之說、若度者、殆亦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衞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

豈訓不以謀告文宗故爲宦者趣還宮耶

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汗、士良帥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餘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

楚既知其冤乃浮沉其語甚矣庸人之可恨也

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也、命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餘李孝本、李訓爲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餘元輿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

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
孩穉無遺、百姓怨涯權荼、或詬罵、或投瓦石
擊之、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
豫知也、司馬公曰論者皆謂涯餘初不與謀
橫遭此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爲不然、涯餘安
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姦究險、力取將相、
已乃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
憂、自謂得保身之良策矣、若使人人如此而
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
折刑劇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胡氏
曰涯餘與訓注比肩、又奉承之斷以春秋當
從黨惡之例、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
誣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豈不望其
一言爲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



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
敗而去、亦無歉矣、乃依阿取容、使肆慘毒、而
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鄭注將魏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
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
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
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
盛、迫脇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
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
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
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
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
充宰相召募、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
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



憤極、如出一語

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願上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停寢。從之〔范氏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詭計。欲用甲兵於陛墄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集覽】〔不愚〕注見漢文帝七年〔反事浮沉〕楚所草制內叙述涯等謀反事其辭意似實似虛故曰浮沉〔兩市〕街之東街之西〔足折刑剭〕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伊川傳曰三公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其刑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晁氏曰刑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孫奕示兒編曰孔毅父珩璜論云王弼注易其形渥以爲沾濡之貌新唐史元載贊以爲刑剭剭音屋又音握鄭氏注周禮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邵氏聞見錄云王弼注形渥謂沾濡貌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屋作剭故元載贊用刑剭亦周禮剭誅云也周禮剭誅見司烜氏又漢哀叙傳底剭鼎臣服虔曰周禮剭誅謂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顏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服云屋下失其義矣〔陛墄〕陛升殿之階也墄七則反階齒也三輔黃圖云未央宮青瑣丹墀左墄右平班固西都賦左墄右平重軒三階注墄者爲

階級、言其級勒城然、平者以文磚相亞次也、鶴林玉露曰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右、西也、西則乘車輿而上、故爲平而不爲城、

軍名汪見蕭宗上元元年寧羅立言宜州人韓約武陵人紫宸殿汪見憲宗元和十四年

宣政般栗汪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一統志云扶風古地名周爲岐陽鎮漢爲美陽縣地後周於此置燕州以美陽縣省入隋末州廢唐初析岐山縣地置韋州縣貞觀中改爲扶風縣五代宋金元並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鳳翔府紀綱汪見宋文帝元嘉元年赴穆汪見新莽天鳳元年

質實邠寧



書法　書誅何、罪宦官也、然書謀誅則與書奏誅者異矣、陳蕃前書以舒元輿、與李訓何、訓首謀也、鄭注亦首謀、則曷爲不先汪、不使御史先宰相也、然則見殺則曷爲後元輿、淺謀取敗者訓注也、元輿特與聞其謀耳、王涯賈餗則又不與聞者、故殊之、而書及、若是則殺之者無罪歟、書仇士良矣以爲訓注淺謀以取敗故不使涯餗同之也、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　甘露之變、文宗失於用小人之謀、故其禍至此、大抵事出於正、雖敗亦榮、哉大中之世詔雪王涯賈餗而不及訓注綱目特爲之大書意可知也

事出於私、雖成亦失、如訓注姦邪、未及舉事、已有相傾之謀、萬一其事果諧、則唐之社稷、寧不岌岌、此正義易所謂小人勿用之意也、雖然其謀則舛、其理則正、宦官專擅兵柄、親弒兩朝、而又濁亂朝綱、脇制天子、其罪何可勝言、故綱目於訓注之事則書謀誅宦官而於訓注之死則以仇士良殺之爲文、是皆原情定罪、不以成敗得失而爲之遷就者也、若夫訓注元輿書謀誅於上、鄭覃李石書平章事於中、而王涯賈餗書及於下、則見涯等初無所預、而賈石既爲宰臣、不能爲之辯明、至於涯等雖被濫殺、亦不書官、必以著其失身與小人同列之罪、此皆書法之意也、然則君子不幸而處危亂之邦、蓋亦知所擇哉

## 十二月詔罷榷茶

從令孤楚之請也、

## 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

去中書兵衛鎮定訛言李石大有膽識

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質實 鹽靈二州名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靈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至晡應劭曰日加申曰晡

進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

北司威燄燔天元賞折之以理使人知有朝廷之尊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自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事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質實 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中尉官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

舉朝結舌從諫獨仗義執言愧死令狐矣

丙辰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發明 禁軍暴橫、一京兆尹固無如之何、然元賞不畏强禦、克舉乃職、故特書其爲京兆、以著其稱職之美也、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寮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疆、

集覽 臧否臧善也否惡也詩未知臧否注否補美反不善也

實 昭義節度 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質實 渭水 注見漢高帝五年、

##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以爲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珪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陛下注見漢光武
建武二十七年

## 閏月以李聽爲河中節度使

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爲可以然

## 秋七月以魏謩爲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太典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

魏謩克盡史職



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後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曏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集覽 孤露 孤者幼而無父也、露者暴露于外也、甘棠 詩國風篇名美召伯也、召伯姬姓也、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宣布文王之政於南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循行鄉邑、邑有棠樹、嘗舍其下、而決獄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不忍傷而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詩註草木疏云、甘棠今棠梨也、毛云、杜赤棠、詩話云、按爾雅或曰杜梨、或名棠梨、以梨可食、故又名甘棠、通志云、甘棠即今海棠也、文公詩傳曰、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

質實 魏謩 鉅鹿下曲陽人、文貞公魏徵卒、謚文貞

## 復宋申錫官爵

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曰、茲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爲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保、申錫僅全署領耳、此皆朕之不明、曏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爲言、上深慚恨、乃復其官爵、

集覽 僅全署領 署與腰同字、本作腰、記檀弓篇

退

能去此見則党禍解矣

冬十月貶韓益爲梧州司戶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及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好曲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實 梧州 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蒼梧



天象

書法 員郎耳貶爲司戶其書之何嘉李石也李石愛人而知其惡特書予之

十二月以盧鈞爲嶺南節度使

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比司而得之今比司不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集覽 比司 唐白元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宮闈橫制天下當時因分爲南北司宦官居北司宰相居南司

質實 嶺南節度 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丁巳 二年春三月彗星出

彗星出於張長八丈餘、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善分充十日、集覽彗星出於張、彗星汪見周顯王八年張宿名二十八宿中之一也張六星南方朱鳥七宿言萬物皆張也

正義曰星經云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天官書張素爲厨王饗客

書法自是國無他異間二歲而以大喪書矣終綱目書彗星十有七詳周顯王八年鮮有無應者也

發明嚴恭寅畏所以奉天宗祗懼天戒無愧古人然而無救於衰辭者其本不立故也彗星亲變天之告戒勤矣其如君德不振何飲恨而終國嗣廢絕天亦末如之何也已書之亦所以哀之也

## 夏四月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

##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六月河陽軍亂逐其節

韋溫能不曠官守

度使李泳【質實】〔河陽軍〕注見昭宗天祐二年孟縣

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貪殘其下不堪命、故亂作

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

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胡氏曰〕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已有耻、見微知著矣【集覽】〔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見禮記文王世子篇又注見太宗貞觀四年【書法】太子侍讀未有書罷者書此何予溫也溫故端士、於是可謂知幾矣其後太子卒以遊宴譖死、溫亦賢知矣哉、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質實】〔石經〕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李固言罷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